



贝氏镇海慈桥老宅



贝氏家乡镇海慈桥

受洋务重臣激赏的三位宁波人



主讲人 朱道初

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为浙江省特级教师。喜好文史，笔耕不辍，撰写散文、随笔、论文等多篇，有7部个人专著，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出版。

19世纪中期，洋务派重臣、代表人物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沈葆楨、李鸿章等致力洋务，在国内多方罗致人才，以充当擅办洋务的能吏干员，他们的目光自然也关注跟海洋贸易关系密切的宁波，于是有一批甬人脱颖而出，史上有名。

张斯桂： 曾国藩夸其 “工于制造洋器之法”

张斯桂(1816—1888)号鲁生，生于今江北区庄桥马径村，该村当时属于慈溪县，所以史上称他为慈溪人。张斯桂少时遵父命攻习科举，中过秀才，但鸦片战争时期目睹英国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，攻占我舟山、镇海、甬城，连慈城也惨遭蹂躏血洗，这种家国耻辱对张斯桂刺激很大。他坚定地认为：中国“非改弦更张不可”，而“师夷以制夷”，“讲求西学”，更是迫在眉睫。于是他鄙视科举，广泛搜读各种西方书籍，寻求救国之方。

让张斯桂施展才能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咸丰四年(1854)，东海海面上中外海盗横行无忌，其中最为狠戾的要数“绿壳”帮，宁波老话“眼睛凸出像绿壳一样”，这“绿壳”说的就是那帮穷凶极恶的海盗。宁波帮巨商李也亭、费纶志、盛植培等对此忍无可忍，自行集资七万两银子购买了一艘外国火轮船，该轮船部署有前后炮座和若干火枪。这艘中国历史上第一艘向西方购买的火轮船——“宝顺轮”，管带(船长)就是文武兼备的张斯桂，全轮官兵职员共有79人。

从1855年6月起，张斯桂“督率”协同司炮舵贝锦泉等出洋，在浙江、江苏和山东洋面与“绿壳”等海盗展开激烈的海战，百天之内击沉、捕获海盗船68艘，毙俘海匪2000余人，解救被掳船只数百艘，使宁波外洋海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。

张斯桂还发挥了熟谙洋务的特长，主动向朝廷建议仿照西方兵法训练部队，尽早建造本国的现代船厂、建造国产轮船等。张斯桂的名字引起了曾国藩、沈葆楨、李鸿章的注意，他们先后聘请张斯桂作为他们的幕僚。曾国藩日记中写道：张斯桂“工于制造洋器之法”，为此委派他去安徽九江检查火药局、军械所等运营情况，还让他训练洋枪炮队。

1874年，追随钦差大臣沈葆楨赴台处理日本犯台事件，几乎跑遍了整个台湾。1875年，他奉沈葆楨之命，携带“台湾生番全图”赴京，引起朝廷的重视。李鸿章也肯定张斯桂熟悉商务条理，认为人才难得。

贝锦泉： 左宗棠为其旧宅题写联语

张斯桂离开宝顺轮后，接任管带的司炮舵贝锦泉。

这贝锦泉字敏修，镇海贵驷憩桥人，出身贫寒，靠劈竹篾编织竹器为生。一次，有个在上海谋生的同乡人回乡来，看着少年贝锦泉个子高大，生性憨厚，便介绍他到上海葡籍外轮(这条洋轮来往于上海与山东胶州湾之间)做水手替班。由于贝锦泉好学勤奋，生性豪放，很受德国籍大副凯弟尼的赏识，成为其得力助手，学得了较全面的远航驾驭能力。但3年后，原水手病愈复职，贝锦泉只得快快回乡。

若干年后，在沪的宁波帮长辈居然还记得这位身材高大的小同乡，他们在购置“宝顺”轮以后，把他推到了司炮舵(负责炮座和掌舵)的重要位置上，后又擢为管带。同治五年(1866)，浙江巡抚左宗棠赴福建办船政，盛情邀请贝锦泉前去担任新购外轮“华福宝号”的管带。同是轮船管带，“宝顺”轮属民营，“华福宝”轮属官办，这意味着他从此涉足海师官场，且由管带、副将、总兵一路飙升，死后还被追封为建威将军(武一品)。

据贝氏家族人员介绍，左宗棠巡视宁波时曾经留宿于贝宅的桂花轩上。左宗棠很可能就是乘“华福宝号”来宁波的，该轮船正由贝锦泉担任管带。船从招宝山入甬江，然后应邀将之邀访问了憩桥。住了一宿后，左宗棠留下了一副联语：“不可一日无此轩，万事需退一步厢。”前句用晋代名士王之猷赞美竹子可亲可爱之极，到了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的地步，这里只是将“君”字换为“轩”，意指主人非常喜欢这个桂花轩，并且让老夫住了一宿，也属盛情可感；后句套用俗言“万事退作一步想”，只是将“想”字换为“厢”字，“厢”是偏房，比不上正屋，也稍逊于轩，意思是借此劝勉主人：人生宜知足，尤其是在物质享受方面。

史载，左宗棠在光绪七年(1881)从新疆凯旋，擢升军机大臣，先后南下任两江总督或督办沿海军务，其间接受江西巡抚德晓峰的请求，把贝锦泉从台州海门调为定海总兵，防守镇海前沿海地舟山群岛。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结束后，他被肯定是有功之臣。在1888年冬病逝时，追悼的场面甚为隆重。

贝珊泉： 沈葆楨勉励其多立“米功”

贝珊泉，字铁生，贝锦泉的三弟，生卒年不详。据贝氏后裔回忆，珊泉“享年56岁”。同治八年(1869)底，左宗棠委任贝锦泉为他的座舰“华福宝”轮管带，并要他招募熟练船工，随船学习磨练。在贝锦泉招募的船工中，有一些是镇海

人，内就有他的三位胞弟：贝珊泉、贝国泉等。其中贝珊泉最为出色，他从小水手干起，逐步提升，至任“超武”号兵舰管带(贝国泉后任“元凯”轮副管带)。贝锦泉升任舟山总兵后，贝珊泉任“超武”轮管带，在镇海口之役“与有力焉”，擢升为水师总兵、候补副将。

沈葆楨有副赠联送给贝珊泉，它本来悬挂在“超武”号轮上，横匾“四海镜清”，联语是“铁生将军如米功，海域靖晏万民颂”，“铁生”是贝珊泉的字。沈葆楨是林则徐的女婿，出身翰林，在外放任知府时，即深得左宗棠器重。左宗棠被急调为陕甘总督时，临行上疏，要求朝廷将沈葆楨调入福建，担任船政大臣，继承他的未竟事务，说此任“非其莫属”。沈葆楨也不负所望，及时建成了福州船坞及机器厂，新造船舰达20艘，且把它们分布在各个港口。他对文化基础较差的贝锦泉、贝珊泉兄弟格外关注，他俩也因此得以提高文化水平。

沈葆楨赠送贝珊泉的联语“如米功”应该怎样理解呢？“米功”的用典出自佛经。佛经曾记载说：有一次，佛徒面对浪涛汹涌，用魔法搬来须弥山镇压，但也不见效应。佛陀即从饭碗里拨出一粒米饭，叫佛徒丢入水中，嗨，顿时风平浪静了。《阿含经》所谓“佛观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”，说的就是这了不得的“米功”。沈葆楨借此典故勉励贝珊泉，要苦练捍卫祖国海疆的本事。

史载，贝珊泉在1885年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即将开战之时，任“元凯号”兵舰管带，该轮为福州船政制造，编制官兵98人，有前膛钢炮1门、后膛钢炮8门，威力相当可观。“元凯号”守卫在镇海口，屡向法舰开炮，使其难以迫近隘口，因而立有功战，赏为“尽先补用副将”。几年后他病故于家，享年56岁，被清廷追封为“振威将军”。



“宝顺”轮模型



左宗棠为贝父题写的墓碑